



我们所向往的生活

◎王亚南

我们所向往的生活，
自由，奔放，
恣意挥洒青春的活力，
不必囿于有限的精神世界。

我们所向往的生活，
光明，有前途。
相信勤劳和汗水，
终会成为突破终点的勋章。

我们所向往的生活，
有亲人，有朋友。
在迷茫的黑夜，
成为照亮彼此的灯塔。

我们所向往的生活，
有音乐流淌，
我与你不说话，

只隔着一首歌的距离。

我们所向往的生活，
大手牵小手，
一直往前走，
左手年华，右手成长。

我们所向往的生活，
欢聚和别离，
会成为你裙摆的图案，
增添或甜蜜或忧伤的色彩。

我们所向往的生活，
要靠这双手，
打磨和沉淀，
理想会冲破现实的牢笼，
找到和心灵契合的“乌托邦”。
作者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先十世祖元徵公诞辰四百周年祭文

◎艾明义

维公元2024年6月11日，岁在甲辰，节届仲夏，余之先十世祖元徵公诞辰四百周年，济南起步区、济阳区各界代表及元徵公宗亲后裔，满怀崇敬之情，谨备时蔬玄酒、鲜花雅乐，恭祭清代开国进士、顺治康熙帝师、康熙朝刑部尚书文元徵。其辞曰：
四十秩满，历春经冬，世事沧桑，述写峥嵘。天聪总角，恰逢良师，联捷进士，开启征程。
翰林侍讲，夔龙之友，台阁历仕，秉承忠贞。司农持筹，富民获藏，科寇听谏，钦恩恤明。

广开圣孝，自立标风，友善亲朋，向怀诚信。言责不惧，金阙何怒，官守常思，寄园沉静。
退食会通，大经正义，槐声渗透，离骚诗情。凭陵意气，白云深处，中寿不登，鹤华两峰。
康熙感念，寇寇忠诚，予祭如例，仪起坟陵。而今吾辈，明德传承，弘扬创新，中华复兴！
此上达，慰我先贤。伏惟尚飨！
作者系济阳区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促进会会长



绿树浓荫夏日长

◎葛欣欣

进入六月，石榴花开红欲燃，火热的夏天势不可挡地钻进生活的每个缝隙里，蒸腾的热气，耀眼的阳光，干燥的空气，以及不断升高的温度，所有的元素都在告诉人们，夏天来了！
回忆童年的夏天，也是在小城里，没有山石树木送来健康清新的微微南风，也没有河流湖泊带来天然降温的沁人凉爽，却并未像如今一样感觉到夏天的温度火热到无可阻挡，无处躲避。还记得求学时期，都是顶着正午的烈日骑车上学，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加持“新手保护期”的幸运在马路上以最快速度狂奔，仿佛腿上力道少用了一分，就不足以体现青春的活力和张扬。就是这样的运动量，就是这样的烈日下运动，也不觉得热到无法忍受。童年对夏天的回忆，大多时候会微汗，会被晒到皱眉睁不开眼，但是却从不得记得如今一样热到空气都要窒息。
思来想去，也许当时的气温的确没有这么高，或许，年轻的生命对所有外界带来的考验都自带抵御力量。
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去度过并且享受不一样的夏天。高铁已经覆盖到全国各地。在济南，一小时左右，出发17分钟左右可抵达泰安，五岳之尊泰山正在炎炎烈日下守护一地清凉，恭候着八方来客。不到40分钟可以到达曲阜，体会孔子故里的深厚文化底蕴。50分钟左右可以抵达台儿庄古城，感受水乡古城的独特魅力，领略

烽火硝烟古战场传奇。如果时间更加宽松，还能在两小时内抵达烟台、承德、青岛等度假盛地，享受蓝天碧海、幽雅园林。生活的外延因为有了高铁的助力，拓展来更加广阔的疆域，能够让人逃离夏季的火热，去往凉爽的地方，让人能够在不同的区域穿梭，感受不同地域夏季的风貌。科技与季节，碰撞出了极大的火花。
在享受生活、享受夏天的同时，科技与人类的智慧也在不断改变着季节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炎夏至，去年夏天的灾害性天气很多人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然而，我们的科技成果已经在助力灾害性天气的防范。随着北斗系统开通，对地质灾害、气候灾害的监测预警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汛期来临前，利用北斗定位，能够形成对山洪、山体滑坡及时预警。风天气象卫星更是能够对降水进行主动测量，敏感的降水强度变化都能精确感知。正是在科技的助力下，对于身处气象风险核心地区的人们来说，正在逐步摆脱生命安全的威胁，台风、暴雨极端天气都可以提前预警，及时躲避，夏天已经不再是灾难的代名词。
此时此刻，夏天，就在我身边的窗外，阳光明媚，生机蓬勃。如今，智慧注入了夏天，我们的生活更加与众不同。看万里无云万里天，赏宠辱不惊花开落，还会有更多的考验、惊喜，将在夏天发生。

作者单位:济阳区气象局

第十四章 四海乐推登大宝 几家欢乐几家愁 杨家登基

平定三方叛乱后，杨坚的威信如日中天，上位登基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为表彰杨坚平定叛乱的不朽功绩，朝廷连续两次颁布诏令，任命杨坚为相国、总百揆、加九锡殊礼、赞拜不名，并建立台省，设置官吏，晋封隋王，以隋王妃为王后，世子杨勇为太子。这种待遇仅次于天子。
进入腊月，丞相府门庭若市，一派繁忙。进京述职的、祝贺的、提前拜年的、讨口风的、表忠心的话，虚与委蛇。有几个官员在劝进时，竟声泪俱下，好像杨坚不登基，他们就没了生活的意义，杨坚不登基，简直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杨坚不登基多，简直太难难容，他们表现得比杨坚还要着急得多。平常也没和这些人有什么交集啊，没想到自己这么伟大。杨坚心里是又烦躁、又高兴，但主要是高兴，自己受到了大多数官员的拥戴，改朝换代已是必然，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劝进表也雪片般的飞进丞相府，既有地方大员，也有朝廷重臣。特别是李穆、卢贲、于智、郭衍和梁睿等人的劝进表，不能不引起杨坚的重视。李穆在表中劝道：
“当恭膺天命。”
于智说，杨坚登基是人愿所归。有了这些元老重臣的拥戴，杨坚心里更加踏实了。
开府仪同大将军、北周著名术士庾季才熟读卜书，精通图谶，预测不爽，他看到杨坚登基已是

势不可挡，献言道：
“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现在王气已现，必须即刻应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王位，宜用二月。二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这天又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国八百年；汉高祖在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国四百年。所以，甲子、甲午是天数。今年二月甲子日，宜应天受命。”
诚挚的劝进，精妙的推演，美好的日子……，并且庾季才的推测历来准确无误，杨坚愉快地接受了庾季才的建议。
二月，周静帝以众望有归，下诏禅位于杨坚。太傅、杞国公宇文椿和大宗伯、金城公赵翼分别捧着册书和玺绶来到隋王府，在百官劝进声中，杨坚再三谦让，终于接受。十三日甲子，朝阳普照，霞光万道，整个长安城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京城的人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庆云见”，迎接新王朝的成立。清晨，杨坚身穿黄袍，头戴流冕，威仪隆重地迈入相府，缓缓地踏入皇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同时，于南郊设坛，遣使燎柴告天；自己则祭祭祖告庙，宣布隋朝正式成立。
国号隋是沿用杨坚所用过的隋国公和隋王的封号。还要有年号，杨坚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后宣布年号为开皇。开皇本是佛教的年号，有法炬灭而更明，否时还泰的意思。它又是道教的年号，开皇与下一个道教年号相距四十一亿载，有年代久远、国运长泰的意思，这也把佛、道两家的有关人士拉入了自己的阵营。可以说是一个顺天应命、皇权神授的好年号。开启隋朝发展的新纪元。
杨坚登基得到了元老重臣的支持，也得到了



古希腊圣贤曾指出：死是人无法体验的对象，当人还活着的时候，死离我们很遥远；当死来临时，人们已经毫无感觉和思虑了。陶渊明也曾写诗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歇；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者已矣，生者如斯。死亡，通常与死者无关，关乎的只是生者。生者，该以何种力量度过悲伤？
早在1996年，法国电影《小孤星》就以一个四岁小女孩的视角和直觉告诉了我们答案。
一次车祸，四岁的波娜特失去了妈妈。去往葬礼的路上，爸爸悲伤而又懊恼，他试图让女儿明白并接受妈妈死了这个事实。他把女儿放在肩上，让她吐口水发誓“永远不会死去。”又将女儿放在车上看着她说道：“妈妈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女孩满眼泪水，委屈地爬到车顶，她想要躲开爸爸的话题，更想要躲开死亡的残酷，她哭着说：“知道，她乘着魔镜飞走了。”懵懂的她隐隐约约明白，死亡就是妈妈走了，离开了她和爸爸。但她不明白，死亡，将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她也不知道，死亡，将意味着永不相见。
葬礼上，与她年纪相仿的表姐故作成熟的告诉她，妈妈去了天堂，那里很好，妈妈会喜欢的。稚嫩的表弟告诉她，葬礼之后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要在棺木里长眠。她像否定表弟也像安慰自己，轻轻说：“妈妈稍晚就能回来。”
葬礼过后，爸爸需要外出工作，把她委托给了亲戚照顾。成年人的世界里，一场葬礼已是正式告别，生活还要继续，活着的人也要重新开始。然而，正是从葬礼过后，小女孩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等待妈妈的归来。
她孤单一人坐在草坪上、坐在屋门口，拒绝和表姐、表弟一起玩，因为她相信妈妈会在她一个人的时候来看她。亲戚心疼的安慰她，给她讲耶稣复活的故事，并告诉她，妈妈去了天堂，和上帝在一起。每个人以后都会去到那里，都会和离别的亲人团聚。听了亲戚的话，小女孩开始相信妈妈会像耶稣一样复活。她一遍又一遍念着从表舅那里学来的复活咒语。
“你的妈妈死了，不会再回来了。”
表弟直言不讳地戳破她的幻想。小女孩不信，她觉得妈妈在天上，身边有七彩的牛羊，妈妈有座城堡，金瓦红墙，她说：“我晚上和妈妈住在那里，白天才在这里……我更喜欢晚上。”表弟反驳她：“为什么我的爷爷，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倔强地说：“你爷爷没有再回来，是因为没有人等他。”
在一个四岁孩子的心里，死亡依然和爱与有关。她执拗的坚信，思念和等待会让死去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活着，并且能回来看她。这一幕不禁令人想起风靡世界，打动人心的墨西哥电影《寻梦环游记》。死去的亡灵，最怕被亲人遗忘，因为一旦被遗忘，就会永远消失，再也不能在亡灵节那天跟亲人“团聚”。
晚上，妈妈出现在了她的梦里，却依然没有来看她。她又躲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对妈妈说：“大家都走了，你可以来了，为我而来。”

为了让妈妈高兴，她一个人去采集松果、鲜花和羽毛给妈妈当礼物。在空旷的荒野，小女孩举着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一边喊着复活咒语，一边四处张望。妈妈依然没有出现，小女孩倒在草地上伤心的哭了。大人们以为，四岁的孩子才慢慢懂得死亡意味着什么，她很快就会忘记悲伤，重拾快乐。她们给她讲天堂和上帝，讲耶稣复活的故事，让她以为妈妈并没有消失，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可她们远远低估了孩子对死亡的直觉和悲伤，低估了孩子对妈妈的思念和渴望，也没想到这些给了小女孩更多的期望。
找到她的爸爸又担心又恼怒，他扔掉了她手里的礼物，生气的问她：“你还要等她多久？你疯了吗？”小女孩轻轻摇头，她只是相信自己只要做些什么，妈妈就会重新回来。爸爸用近乎祈求的语气说：“回到我和表姐、表弟的世界，活人的世界！自己骗自己是不会消除悲伤的。”
小女孩被送去寄宿学校。她听别人说妈妈没办法听到她的声音，但是“你可以向上帝祈祷，让上帝把你的妈妈带回来。”于是，她等大家睡着后，悄悄来到“上帝的房间（祈祷室）”，向上帝祈祷。然而，她没有等到妈妈的拥抱。一个小男孩跑过来告诉她，一个人的妈妈死了，是因为小孩太坏，就是因为你太坏了，你妈妈才会离开你。
小女孩终于忍不住哭了，她委屈地辩解：“如果我妈妈还在，你肯定不会这么说。”
夜深人静时，小女孩喃喃自语：“我想死，我想从此消失，去妈妈那里。”
第二天，她从学校独自跑到墓地，用稚嫩的小手扒着坟上的土，匍匐在冰冷的地面，哭喊道：“妈妈，我来了……”心揪成了一团。死亡到底是什么？
童年的记忆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特别是进了腊



◎杜秀香

月和正月，我们更是被大人握着头叮嘱，不要乱说出口。大人们谈起死亡，也总是用“老了”或者“走了”来替代。虽说“死”字忌讳，可也并未见得恐惧，而且常见。相较于出生和结婚等人生大事，村里人对身后事尤其重视。他们辛劳一生，混迹村里，死亡就是他们的谢幕演出。只不过，这场戏码的主演是他们的子孙，观众则是邻里乡亲、亲朋好友，至于他们自己，却只是摆在那里的一道具。于是，葬礼成为隆重的公众仪式，雪白的孝衣，肃穆的黑纱，摆放的花圈艳丽的有些诡异，漆红的棺木红的有些怵目，伴着啜啜声声，儿孙们都或真或假的哭泣。这是葬礼的重头戏，悲伤和眼泪，与葬礼排场一样，是衡量他们孝心的标准。身为子女，他们似乎都擅长边哭泣边唱，拉着奇异的哭调，诉说着亲人生前种种好，悲戚着一万万事实。每当此时，村里人几乎全村出动，人人参与。高亢凄清的哀乐一起，仿佛集结号，无论当时他们在干什么，都会丢下手头的活计，以百米之势跑到灵柩前看热闹。主家酒水如何、礼节是否到位、女眷会不会哭、儿孙的眼泪有几分真心、几分假意、前来吊唁之人祭拜之礼是不是娴熟……总之，这不止是一场葬礼，更是一场热闹。通过各种繁琐的葬礼仪式，生者纷纷参与到死亡中来，让死亡成为一个熟悉的、日常的、生命必经的自然过程。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又一个既是私事又是公众仪式的葬礼上，人们学会了计较生前身后名，学会了遵循风俗礼仪，学会了走近死亡，直面死亡，也接受死亡。

第一次面对死亡，是大爷爷的离世，他是爷爷的亲兄弟，也是私塾的先生。一袭黑色长衫，一顶瓜皮黑帽，几缕花白胡须和一张不苟言笑的面孔，是我对他所有的印象。在我刚刚懂事之时他就老去了。彼时不觉得伤心，觉得死亡就像一年四季，是有着年龄秩序的，所有人都排着队出生，也排着队死亡。再长大一些，养了几年的黄狗突然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发了疯般钻进灶膛，等它被拉出来时它已经死了。我很伤心，看着它躺在院子里，身体僵硬，一动不动，大张着的嘴灌着雨水，却没有呼吸。我也一动不动，满脸都是水，也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第一次，我意识到，死亡意味着失去。再后来，在外地打工的多叔意外触电而亡，死讯传到家里，全家一片哀泣，他的妻子跟人私奔，不知去向，一双儿女就此成为孤儿。彼时，我才明白，原来，死亡并不总是有秩序，也会有意外；死亡也不总是按照年龄排队，有时，它也会插队。

真正的直面死亡，是父亲的去世。看着他叹息一声不再呼吸，我从未意识到，死亡离我如此接近。他走出了时间，也走出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我生命里关于父亲的那一部分戛然而止，不再生长。我和他在今生的缘分，也永远的停留在了那一天。此后再余生的每一天，无论怎样想念，都只有回忆。此后，我一头跌进一个叫“失去”的漩涡里，不能自拔。我痛苦、挣扎、思念，试图抹平心里因失去而生长出的空洞，却无能为力。父亲去世第二年，女儿出生了，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又长出新的枝丫了。同时，我也成为女儿生命中的枝丫了。也许，这就是生命繁衍的意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死亡这个词，从来都不是针对死去的人，它是活着的人必须面对的冰冷。走出悲伤没有捷径，你要感受生命里的一部分慢慢被割裂下来的痛，你要感受心里蚀骨的思念不断啃食自己，你要感受今生今世再也无法相见的绝望淹没自己。无论是成人或是孩子，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失去、等待、治愈的过程，在这之后，才是真正的告别。只是，那个生生长出的洞会一直在，永远的空虚着……

那个下午，小女孩终于等来了妈妈，等来了妈妈的拥抱和陪伴。妈妈给她穿上了红色的毛皮衣，陪她走出墓地，许诺她晚上会在梦里和她玩，让她承诺不再哭泣，不再抱怨，因为她不想要一个悲伤的孩子和健忘的孩子。妈妈说，自己的女儿不会害怕生活，也不会忘记欢笑。妈妈还教会她捕捉“记忆”，告诉她：“每当你想要时，就跳起来捉住一个我的‘记忆’。”女孩恋恋不舍的问妈妈：“你真的爱我吗？”在得到妈妈肯定的回答后，她转身走向跑过来找她的爸爸，也走向新的生活。车子载着她渐渐远离墓地，她回头，轻轻笑着说了一句：“她让我学会快乐。”
至此，她终于完成了与妈妈的告别，也完成了一次关于死亡与爱的成长，在漫长的悲伤之后。
眼泪的存在，不是为了哭泣。死亡的存在，也不是为了悲伤。恰恰是它们，教会我们，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
与妈妈相见的这一段，电影拍的亦真亦幻，让人分不清真假。也许妈妈的回来只是她的一个梦，可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她走出了悲伤。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暗夜惊昙

——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像北魏旧世家族元氏、长孙氏、源氏以及弘农杨氏、博陵崔氏等二十多个世家大族的支持，可谓扶政基础雄厚。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
杨坚与原北周雍州下大夫荣建德交情深厚，在他将要接受禅让前夕，荣建德被朝廷任命为息州刺史。在即将赴任时，杨坚对荣建德说：“请暂且缓一缓起程吧，我们这么些年交情不薄，我想和你共享荣华富贵。到时就不用去了。”荣建德明白杨坚话的意思，听完后正色道：“明公的这些话不是我想听到的。”明白无误地反对杨坚改朝换代。杨坚即位后，荣建德入朝述职朝拜，杨坚对他说道：“你感到后悔吗？”荣建德叩头回答道：“我虽然没有处在晋宋之际东晋晋书监徐广的位置，但和曹魏代汉后的东汉太尉杨彪情状相似。”杨坚听后大怒道：“朕虽然不晓得书语掌故，但也知道你出言不逊！”
窦炽是杨坚姐夫窦荣定的叔叔，在平定三方叛乱中力保洛阳不失，有效地阻滞了尉迟迥，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并积极支持杨坚辅政。但是，当百

官纷纷劝进之时，他却以自己家族世受皇恩为由，坚决不在劝进表上签字，被人称颂高风亮节。杨坚践极，他被拜为太傅，赞拜不名。
当时有人提议杀掉这几个心存异志之人，但杨坚不同意。忠君是优良的品德，说明他心中有主、不易变节。作为君主要有让其怀念旧主的胸怀。这是一种文化，是朝廷稳定的基础。杨坚要在隋朝培养这种忠君的文化，所以，提拔了窦炽，不加罪荣建德等人。
对于杨坚登基，除北周皇室欲除之而后快外，还有一个人非常悲伤而尴尬，那就是皇太后杨丽华。起初，杨丽华鼎力相助，不惜动用皇太后的权威，才使杨坚兵不血刃地顺利当上了辅政。杨丽华出于女性的善良本性，希望父亲杨坚辅佐静帝继续执政，稳定北周大局。她没有看清杨坚的真实面目和目的，只是觉得由自己的父亲辅政总比别人辅政好。可是随着杨坚权势越来越大，甚至凌驾于静帝之上，她越来越苦闷，等到杨坚登基，她陷入了深深自责、悲伤之中。没想到父亲杨坚竟然是这样一个权力熏心之人，自己不是宇文家族的拯救者，而是葬送者；自己不是引进了一个北周皇帝的守护者，而是引进了唯一噬主的饿狼！自己是北周政权灭亡的罪人！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夫家，作为一个女人，她又能怎样？她只能躲在宫里哭泣、生闷气。

杨坚当上辅政后，她和静帝他们一起住进了天台。杨坚登基后，她被接到后宫，和杨坚夫妇住在一起。这些天，杨坚忙着登基事宜，几天没见到杨丽华了。这天晚上，杨坚下朝后正与独孤伽罗聊天。突然，伺候杨丽华的小人匆匆进来，报告说，杨丽华高烧不退，嘴里直说胡话，已两天没吃东西了，杨坚夫妇赶忙跟从仆从向杨丽华的卧室奔去。只见杨丽华双目紧闭，身体不时抽搐。杨坚把手按在她额头，感觉像火炭一般。赶快召来御医进行诊治，御医诊脉后，又把众人请出房间，问了杨丽华的症状，就用银针在头部、胸部扎了几针，杨丽华呼吸才慢慢平和。御医说道：“身体应无大碍，主要是急火攻心，肝火旺盛所致，我再开几副安神退烧的药吃吃看。一定要让病人安静，不受打扰。”
杨丽华慢慢苏醒，睁眼看到杨坚夫妇后，把头扭向一边，颤抖着手，一改平日里温婉平和的脾气，指着门口怒道：“让我死吧！不要管我！窃国者、不讲君臣之谊的人请出去，我不想见到你们。”
杨坚夫妇颇感无奈，只得悄悄吩咐御医日夜守候在杨丽华身边，随时观察病人病情；仆从精心伺候，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然后灰溜溜地退出房间。
杨坚也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于是改封她为乐平公主。过了一段时间，杨坚觉得女儿的心情已基本平复，杨坚想做主将女儿改嫁，用爱情和新的环境治愈她心里的创伤。但杨丽华是个清心寡欲、从一而终的人，誓死嫁，杨坚只得作罢。
杨坚对女儿大爱无边，对重臣故旧可以忍让，只要没有什么实际破坏行动，就不予追究，可是对北周皇族他可就没有那么多爱心了。(待续二十七)